

秋香別墅的 陰影

曹正文

5 童幽雅的別墅
前夜，女主人
突然被害……



秋香別墅的阴影

曹正文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长篇推理小说。

为落实党的私房政策，把花园洋房秋香别墅归还给唯一的合法继承人——原工商业者章涵谦的遗孀辛月秋，有关部门做了很多工作，排除了种种干扰，住在别墅内的四家钉子户被迫同意迁出。但就在别墅归还前夜，辛月秋突然惨遭杀害，凶手设置了各种假象，案情扑朔迷离。刑侦队副队长郑剑在报社女记者文抒的配合下，经过深入调查，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，步步突破，终于挖出元凶，真相大白。

小说情节曲折，人物形形色色，触及了复杂的社会生活，从落实私房政策所遇到的阻力，可以看出当前历史性变革的艰巨性。

秋香别墅的阴影

曹正文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2 字数 166,300

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67,400 册

书号：10141·1099 定价：1.10 元

责任编辑 顾关荣 朱新楣

目 录

别墅归还前夜.....	1
奇怪的数目字.....	11
凶杀目的种种.....	22
家庭风波.....	33
天下最苦寡妇心.....	45
两个孤僻的花匠.....	58
同床异梦.....	70
一封女人来信.....	81
咖啡馆一角.....	94
狼窟	105
桂花树下的秘密	116
女记者的烦恼	124
别墅男主人之死	133
不是为了爱情	144
第四个高大的男人	155
橱中的尸体	163
不能结案的原因	173
浴室魔影	182
三分钟之谜	192
意外的发现	201
侦探百科全书	210

第三起凶杀案	217
请吧，幕后者	226
后记	243

别墅归还前夜

—

这是一个恼人的秋雨之夜。

今儿正是农历八月十五，但没有明月，没有清风，茫茫的霪雨笼罩了秋江市的上空，给这中秋之夜增添了一种萧瑟而朦胧的气氛。

悠扬的海关钟声已敲过了十一下，繁华的都市停止了一天的喧哗，大街小巷的万家灯火渐渐地闭上了眼睛，沉浸在安谧的秋夜之中。唯有沿江的一座大楼里，灯火通明，人影晃动。这就是《秋江日报》的报社大楼。

在四楼沿窗的窗台前，伫立着一个三十挂零的女子，扑面的秋风撩起她额前妩媚的刘海，细碎的雨点肆意拍打着她敞开外衣的丰满的胸脯，这个身材颀长而体型健美的女子却毫不在乎。她有一张丰润的鹅蛋脸，细眉高挑，不大但很机灵的眸子里正透溢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。乍一看，她似乎并不是一个迷人的女性，但那笔挺的鼻梁、那棱角分明的朱唇却显示出一种独特的风采。她的打扮入时而不媚俗，淡雅的风衣里是一件雪青色的圆领羊毛衫，一条紧身的牛仔裤勾勒出她女性的曲线美。她的外表与风度，颇令人联想到她是一个女运动员，或者是一部武打片的女主角。

但她却不是，而是《秋江日报》社的一个年轻的女记者，

叫文抒。

“小文，你在想他了吧？”

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已过的中年女子，她穿了一件藏青色的西装，高高的额头，薄薄的嘴唇，白白的肌肤，平板的胸脯，与那个站在窗台前的女子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，她是新闻采访部主任，人称《秋江日报》社四支笔杆子之一的庞宁。

文抒略略转过身子，莞尔一笑，说：“是的，我在想他。你也在想一个人吧？”

庞宁被对方说得倒不好意思起来。她已经人到中年，可至今还是一个老姑娘，她自我解嘲地说：“我的那个他，还不知在哪里呢？”

文抒听女主任这么一说，心里有点怜悯起对方来，她想：“谁叫你是主任呢？眼界这么高，东挑鼻子西挑眼。”可她并没有把这番话说出来。

但庞宁已从文抒的目光中察觉到了，她赶紧换了一个话题，问：

“关于秋香别墅新闻的小样，你已经读过了，还有什么改动吗？”

文抒正想回答，她背后传来一个宏亮而富有乐感的招呼声：“小文在吗？”

她回过头，见报社副总编辑夏天正走进办公室。这是一个年已花甲的老报人，中等个子，清瘦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，镜片后闪射着令人看到亲切而慈祥的目光。

“老夏，您找我？”

夏天把一张清样放到她的写字台上，说：“秋香别墅归还原主的新闻，经研究作明天头版头条，这是我拟的标题；还

有一篇是配的短评，你看一下，有什么意见？”

文抒举目望去，稿样上是《秋香别墅今日归还原主》。短评的题目是《党的政策说一不二》。不看署名，单看那犀利的文笔，便知道是出自夏天之手。文抒把文章读完，激动地点点头：“这篇评论真有力！”

一旁的庞宁插问：“小文，明天一早那四家住户都肯定迁出吗？”

文抒回答：“是的，他们终于在协议书上签了字，辛月秋明天下午就可以回到她的别墅里去了。”

夏天满意地点点头。这位老报人两鬓已白，但脚步仍象青年人一样轻捷。他在沿窗前踱了几步，对着窗外茫茫的雨景，颇有感慨地说：

“党的政策应该是无私的，对任何一个公民都是如此。”他用赞赏的口吻对文抒说：“小文，你这一仗打得好！”

“还好呢？整整三个月。”文抒的目光落在办公桌上的台历上，那淡淡的秀眉不由蹙起。

“是的，三个月，九十天的战斗，多少阻力，多少关系网，但终究是党的政策胜利了！”夏天挥挥手，显出一种大将风度。他回头对庞宁说：“让小文休息几天。”

“好。”庞宁点点头，说：“小文，你这三个月连休假天全用上了。现在大样就要拼好了，可以早一点去休息。”

“我不累。”文抒脸上荡漾起一种胜利者的满足的笑容。

夏天并不勉强她，他完全理解这个女记者此刻的心情，她不看到样报是不肯离开报社的。

文抒目送夏天走后，回到自己的写字台前坐下。桌上的文件夹内，正堆着一叠厚厚的材料——都是有关秋香别墅的

调查报告以及辛月秋的申诉材料。她轻轻地吐出一口气，捧起绯红的脸颊，笑了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转眼是午夜十二点了，庞宁看完大样，就笑着与文抒打了个招呼，走了。

采访部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文抒一个人。她知道离报纸压版还有一段时间，就打开抽屉，拿出一本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森村诚一的新作浏览起来。在寂静的雨夜，读一本悬念迭起的推理小说，那是一种愉快的享受。

正在这时，桌上的电话机响起了急促的铃声。

文抒拿起话筒，等不及她问对方，话筒里传出一个男子声音：“喂，我找采访部记者文抒同志。”

“我就是。”文抒随即问道，“您是哪一位？”

“我，我是郑剑。”

郑剑？一个新闻记者的脑子里不知储存了多少名字与事件。她打开记忆的闸门追溯了一下，又惊又喜地问：“你是……郑剑？”

“是我，你的西双版纳的队友。”

“噢，真是你！我的秀才！”文抒欢快地叫了起来。她想不到这夜半来电的人，竟是与自己阔别十五年之久的插队队友。她不由自主向话筒发出一连串责问：“你怎么了？这十五年，你从地球上消失了？也不给我一个回音，现在你在哪儿？怎么会找到我的？……”

这责问中分明透溢出一种特有的亲昵口吻，但文抒的话头立即被对方粗暴地打断了。郑剑只有一句话：“请你立刻出来！”

女记者感到奇怪，这个当年给人文质彬彬印象的秀才，

今儿竟用命令的口吻对自己发号施令？但往日温馨的友谊使她未曾蹙眉，只是笑笑说：“你想见我，我也想见你。可现在不行，几点了？明天上午我们约个时间好好聊一下。”

“不行！”话筒里的郑剑很干脆地下了命令：“十分钟以后，请你到秋香别墅来。”

“什么？秋香别墅？”文抒一愣，忙问。

“是的，这里刚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被害人叫辛月秋，据了解，你采访过这个女人。请协助我执行任务。”

“辛月秋被害？”文抒惊愕了，喃喃地说：“你别开玩笑，你在哪儿工作？”

“我在市公安局刑侦队……现在没时间详谈。你快准备一下，我已派车来接你。”

话筒随即挂了。文抒的目光落到“秋香别墅今日归还原主”的大样上，她不容思索，直奔总编办公室。

二

十分钟以后，文抒已搭上一辆吉普车，朝秋香别墅飞驰而去。

她透过车窗，瞧见秋雨中的大街显得十分宁静，可女记者的心，却象大海掀起了层层波涛。文抒猛地捏了一下自己的手臂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辛月秋被害，这莫非是一个梦？”车窗被秋雨打得模糊起来，街景消失了，而三个月的采访情景顷刻在她的眼前映现起来……

初夏的一个上午，文抒偶尔从来信中读到一封署名辛月秋的读者来信。信上是请求报社主持公道，督促有关方面早

日归还她的一幢私房——秋香别墅。文抒是在秋江市长大，而秋江市的人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秋香别墅的。这幢闻名全市的高级花园洋房，虽占地不大，但素以幽静精致著称。文抒小时候经过这条小路，在漂亮的围墙外闻过从别墅里飘出的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味。后来她又在一部描写旧中国资产阶级生活画卷的小说中，领略过这幢别墅豪华典雅的气派。而写信人辛月秋正是别墅的女主人——秋江市赫赫有名的工商界巨头章涵谦的遗孀。

文抒及时把信的内容向部主任庞宁作了汇报，庞宁只是淡淡一笑，就把信件夹到她的文件夹上。文抒知道，这位女主任对于一些棘手的问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搁一搁。但当夏天得知辛月秋写信以后，就立即指示文抒去做调查，并对她说：“归还私房，这是我党拨乱反正的政策之一。秋香别墅原主人章涵谦是一位爱国守法的工商业者，是我党的统战对象。他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，今天归还秋香别墅，对国内外都有影响。小文，你要冲破一切阻力，当一个真正的人民的代言人。”

于是，文抒开始了紧张的采访调查工作。她很快了解到：秋香别墅归还原主，市委领导早有批示，但迟迟不能归还的原因，是因为现在占据这幢别墅的四家住户不肯迁走。

以一个报社记者的身分，她来到了秋香别墅。

这幢小巧玲珑的花园别墅，地处闹市中心旁的一条幽静的小路上。林荫深处，掩映着一幢二层楼的小洋房。整幢房子都是用翡翠绿的马赛克拼成的，二楼有一个弧形的大阳台，楼梯与地板用高级柚木拼成花纹组成，与茶色的玻璃窗相映成趣。虽然经过了一场浩劫，曾当过某个造反队的司令部，但

仍然无损于它的典雅的风格。如果说房屋的结构在秋江市是屈指可数的，那么更令人神往的是那个花木茂盛，芳香远溢的小园。园中有一个精巧的喷水池，池上雕着一个半裸体的美人，可惜被几个自称头脑中没有半点邪念的彻底“革命派”，把美人的双乳击碎了，好象只有平板的女性胸脯才不至引诱男人产生邪念。花园里有不少奇花异草，据说章涵谦在世时，有人曾清点过，正好有四十种名花。现在只剩下月季、杜鹃、兰花等十来种了。不过，前园门口那棵高大挺秀的桂花树仍是劫后余存，每年秋风一起，清香四溢，令人心醉。这也就是“秋香别墅”名字的由来。

甜甜的桂花香引文抒走进了秋香别墅。可是，她立刻意识到，这幢别墅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她这位调查者抱有明显的敌视态度。

她依次拜访了这四家不肯迁走的“钉子户”。

住在二楼正中两间的是一对于部夫妇。男的叫莫才，是市劳动局宣教处副处长，女的叫顾玲，是市劳改局的人事处长。他们的女儿，是一个打扮时髦、有一头金发的美人儿，叫莫菲菲。居住在二楼双亭子间的是一对青年夫妇，男主人是秋江市青年画家韩飞天，这位在画坛上崭露头角的艺术才子，擅长用西洋画笔法作中国古典题材的仕女画，他大胆创新的画技，曾轰动一时，也赢得过女记者的赞赏。他的夫人是小学教师，叫单霞丽，从外貌上看，这是一对很相配的风流伉俪。底层大客厅已经分为二户人家。前间的主人是一个孤僻而古怪的矮老头，叫陈墨林，他年已花甲，满头白发，没有结过婚，唯一的嗜好是养花与弈棋，秋香别墅至今花木芬芳，应该归功于他的勤劳。后间住着一个老工人与他的儿子。老工人早

在半年前病故，留下那个不学好的儿子康利，他从刑满释放以后就在外面做一些谁也说不清楚的买卖。

这四户人家的职业、地位、素养、风度都迥然不同，但他们都同样以极不友好的态度接待了女记者。

文抒与他们的接触中很快了解到，他们对这幢别墅似乎有一种特别依恋的感情，虽然有关部门早已为他们安排了合适的工房。

莫才表面上很客气地接待了文抒，他表示拥护党的归还私房的政策。可他却对分配给自己的新工房横挑竖挑，不是嫌地段太偏僻，就是嫌房子结构太差，或者说环境太嘈杂。总而言之，他总可以找到自己不满意的理由。那个打扮得很妖艳的莫菲菲，不时对文抒丢过一个厌恶的眼色，幸亏她的母亲顾玲过来打圆场，活跃一下令人难堪的气氛。

韩飞天的态度十分明朗，这位青年艺术家发誓要与这幢花园别墅同存共亡，仿佛离开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他的灵感也会随之消失。他对文抒的表态是：“决不迁出。”除非政府把他当作犯人押走。他的妻子单霞丽是一个白净得相当可爱的少妇，她很善于言谈，常常打断丈夫的话头，来发表一番似是而非的议论。她对迁居不满是因为现在一些有权势的“社会公仆”自己没有以身作则，而如果硬逼她迁出秋香别墅，是因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。

陈墨林在文抒的采访中，几乎没有动过一下嘴巴，可是从他那双充满狐疑的小眼睛里，透露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仇视神情，可见他不肯迁居的原因，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深得多。

康利只与女记者打过一次照面，他生得很精干，那长长

的头发衬出一张狐狸形的脸庞。他用一种冷笑来回敬这次调查。当文抒有一次离开时，康利捋起衣袖，摆出一副与人决斗的架式，对着女记者的背影骂道：“妈的，谁多管闲事，我就叫她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！”

自然，这一切并没有难住和吓倒这位颇有事业心的女记者。她一次又一次和辛月秋交谈。这位年已半百的妇人，是章涵谦的第二房太太。虽然无情的岁月给她细腻好看的额头平添了不少深深浅浅的皱纹，她那柔美的黑发中也夹着根根银丝，但从她那清秀端正的五官，和那偶尔露出笑容的脸庞上，以及仍很匀称的体态身材，可以想象出这位大资本家妻子当年所具有的勾人魂魄的风韵。

令文抒略感吃惊的是，这位举止典雅文静的妇人，原来是苏北农村穷苦人家的女儿。她在童年时母亲病故，她还未成年就被卖进戏班子，后来遭到流氓的调戏，是章涵谦将这个“女戏子”救出风尘。解放以后，章涵谦把一部分财产给了第一房夫人周女士，而与辛月秋在秋香别墅住下安度晚年。“文革”之前，周女士早已作古，辛月秋虽然落得一个“红颜白发”的归宿，但她与章涵谦感情还很和睦，生活也极悠闲舒适。唯一的遗憾是，她没有给章涵谦生过孩子（周女士也没有给章家留下一儿半女）。直到十年浩劫风暴骤起，一夜之间，她失去了贵妇人所享有的一切豪华。章涵谦被抓去死于非命后，她也被扫地出门。这个当时年仅三十挂零的少妇，便当了十年保姆与临时工，受尽了生活的种种磨难。每当辛月秋向文抒追溯起这一切往事时，她的脸色变得苍白，上下嘴唇颤抖起来，那对眸子神经质地跳动着。当女记者向她劝慰时，辛月秋竟固执地转过头去大声说：“我不要听，我要我的房子，我的房子。”

这近似哀鸣的喊声，使女记者心头一震：她对这幢房子一定有一种特殊的依恋之情。

文抒从对方忧戚而反常的神色中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。她奔走于四户人家的工作单位和居民委员会，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，她写出了一份具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。不久，这份“内参”受到市委领导同志的重视，并作了重要的批示：限期归还秋香别墅。

康利的威胁，陈墨林的仇视，韩飞天的誓言与莫菲菲一家的冷嘲热讽，都没有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目的，在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和地区派出所的强行督促下，社会主义法治产生了威力，这四户人家不得不同意迁走，他们终于收拾好了行装，作了搬家的准备。可是，就在别墅归还的前夜，别墅的女主人突然惨遭杀害，谁是凶手呢？……

吉普车猛地刹住了，把文抒从纷乱的回忆中惊醒过来。

她不待司机把车子停稳，就自己推开车门。这时，渗透着甜味的桂花香在秋风中扑面袭来，多么幽静的中秋之夜啊！

文抒下了车，迎着秋雨，走进了夜色迷朦的凶杀案现场——秋香别墅。

奇怪的数目字

一

“欢迎你，记者同志。”

文抒不由向递过手来的青年警官打量了一下，他虽然穿上了一身公安制服，但那儒雅潇洒的风度不减当年。清瘦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秀郎架眼镜，唇边荡漾着淡淡的笑意——还是文抒印象中那个温文尔雅的小秀才。文抒暗暗把郑剑与银幕上的侦察员形象比较了一下，不由抿嘴一笑，伸出手去，说：

“你好！”

“没想到在这个场合见面吧！”郑剑和她紧紧地握手后，就引文抒走进秋香别墅，郑剑边走边把凶杀案发生经过告诉文抒。

凶杀案发生在十一时三十分。花园里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惨叫，尽管当时雨下得很大，但叫声一下子惊动了整幢房子的住户，因为他们刚做完搬家前的准备工作。

首先听到惨叫声的是陈墨林与康利。据他们两人陈述，康利正在陈墨林家中弈棋。两人走出屋子时，同时惊动了二楼的莫才、顾玲夫妇，顾玲在窗口上应了一声，然后他们与亭子间的单霞丽一起下了楼。

他们五个人同时走到大雨如注的花园里，在桂花树下发现了辛月秋的尸首。顾玲、单霞丽都吓得惊叫了起来，莫才

